

<<山河判断笔尖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山河判断笔尖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8031976

10位ISBN编号：7108031973

出版时间：2009-08

出版时间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作者：陈洁

页数：25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山河判断笔尖头>>

### 内容概要

我喜欢人。

这话听起来很奇怪，却是事实。

我喜欢不同的人生中流露出的人性，看不同的人格和人品用各自的方式展示。

所以，有了这本书。

当然我很清楚，每一次采访他们都不可能对我完全开放，他们的讲述都是有选择的。

这曾经是相当困扰我的问题之一，我也曾经将全部的力量用来跟他们较劲，甚至冒着惹毛对方的危险，提各种尖锐的问题，却总不能满意，绝对真相似总如早春的草色，“遥看近却无”。

不过现在，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已经不构成困惑了。

并没有一个完全客观和真实的“过去”存在，过去只能以“被回顾”的形式存在，那就是历史。

所以，我所谓的“读人”，不仅是使劲挖他们，听他们说什么，还包括了咂摸他们为什么说这些。

这是“读”的趣味。

这个趣味，不是讲述者提供的，而是要读者自己去完成的。

<<山河判断笔尖头>>

作者简介

陈洁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，中国新闻学院文学学士，武汉大学哲学博士，曾任《中华读书报》“人物”版主笔，现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师。

<<山河判断笔尖头>>

书籍目录

王铭铭：把人类学做到绝望刘小枫：天不袁斯文王晓明：说了，总会好一些陈平原：书生意气长张汝伦：八千里云和月陈嘉映：此在、彼在、嘉映在郑也夫：刺头、边缘人或魅力人物董秀玉：从一而终的文化关怀者严绍\*：象牙塔里纯学人杜维明：此心安处是吾乡叶秀山：仁者寿，仁者无忧资家父女：特殊年代的亲情江平：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林斤澜：一事能狂即少年何兆武：史中人生，愧煞人问任继愈：为“官”终究为学问杨宪益：云淡风清了无痕陆平：女儿眼中的知识分子张中行：流年碎影，都付顺生琐话阎宗临：赢得生前身后名陈赓家族：江山欲谋斌质冯友兰：宗璞的青葱记忆赞言

## &lt;&lt;山河判断笔尖头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我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关心政治的人。

迁户口前，哭得撕心裂肺我的人生道路和选择跟家庭没什么关系。

我家五个孩子，母亲是小学教师，父亲原来是编辑，因为抗上和个人的性格原因，1961年被发配到东北某县城。

1965年，他曾经动员母亲和读中小学的三个孩子去该县城。

班主任都来做工作，母亲带领我们坚决抵抗。

如果去了那里，我们三个孩子将是完全不同的经历和命运。

我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关心政治的人。

从青少年时期很早就是这样了。

文革中思想非常活跃，整天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，串联都不去游山玩水，就是看大字报。

但关心归关心，很多东西不接受，也不参与运动。

这跟个性有关。

有些人关心政治，而且总能跟主旋律合拍，能参与进去，有些人关心，却不赞同主旋律，人不了戏，我就属于后一种。

所以对于运动，我只是在内心活跃，行为上不活跃，不参加运动，是所谓的“逍遥派”。

我应该1966年初中毕业，因文革1968年才离校，上山下乡。

我是怀着极不情愿的态度去的。

我以前总认为，社会上嚷嚷就嚷嚷吧，但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，我就不信学校真不办了，一直到最后都不敢相信。

后来越来越水落石出，彻底明白了真的没有学可上了，不能想象，更不能接受。

迁户口前，我在家大哭一场，哭得撕心裂肺的。

不是因为害怕吃苦，当时娇生惯养的人很少，家里都是多子女，尤其我又是争强好胜，练田径的人，很能吃苦的。

我哭是因为觉得没了前程，不能接受这个荒诞的事实。

当时宣传阶级斗争，人在感情方面都很冷漠，我不记得我中学哭过，但那一次哭得声音大极了，我妈对孩子是比较宠爱的，她说：“户口簿在抽屉里，你要拿就自己拿，我不会递给你，不去就不去。”

我知道不走是不可能的，学校和街道会不断施加压力，用各种方式“动员”。

我就这样很不情愿地走了，连表面上装出来的高兴都没有，我装不出来。

可见我和时代是很不合拍的。

去的是黑龙江建设兵团852农场。

离开政治中心、运动中心，离开了旋涡。

开始劳动，也开始反省。

告别主旋律、离经叛道就这样开始了。

当时叛逆得一塌糊涂，都是思想深处的革命。

我们最初到这个生产队（当时叫连队）的是四十多个男女知青，但能深入谈政治的只有高中生老何，他喜欢数学和哲学，爸爸是正局级干部。

两个出身殊为不同的人思想上走到一起。

我们很多想法没法跟别人说，就是一对一偷偷地交流。

我们对文革是彻底否定的。

在青春时代，那么深入地讨论，不断有新的思考、新的发现，都是热血青年，关心天下大事，在讨论中思想一起往前走，有一种快感、离经叛道的快感。

当时我们有七八个人关系很好，但能这样畅谈的只有老何，因为其他人的思想没到那水平，说出来怕吓着他们，大家都不好办。

后来交友越来越广，都是跨生产队的。

我的活动能力很强，听说谁有思想就去找谁。

## &lt;&lt;山河判断笔尖头&gt;&gt;

旁边队里有个上海知青，姓崔，外号“吹破天”，哥们儿都称他“破天”。他有朴素的社会正义感和极强的组织能力，是天生的活动家，阴谋家，鬼点子多的出奇，但本质极为善良，处处照顾朋友，保护他所在连队的知青日子好过一些，别抽风。我们都在修水库，但不在一个连队。他们连干活三班倒。那时我们就有这样的争论：要不要好好劳动？破天本人并不少干活，但没有被“催眠”，出于本能地保护自己和周围伙伴的利益，不被忽悠大干多干。他经常劝告积极分子：别太积极了，显得别人落后。劝告卫生员：别难为大家，开假条手松一点。那个卫生员是1965年去的老知青，死心效忠连长，开病假紧得厉害。破天决定教训她。那时候连队严禁谈恋爱。卫生员岁数稍大，正和一个本地人谈恋爱。没地方会面，有个老职工中午让出屋子给他们。一天中午，听命侦查的小兄弟告诉破天，那屋里只有这对男女了。破天布置其他兄弟在那间房子的门口外面打扑克，喊得震天响，让里面人听见。打牌的是夜班的。卫生员却到了上班时间不敢出来，怕暴露了私下的约会。破天让另一个小兄弟在工棚里打滚装肚子疼，也喊得震天响。别人找连长说有人病的要死，卫生所锁着门呢。连长下令大家找卫生员，几十个小兄弟在破天的布置下，带着连长故意从最远的屋子找起，找了小一个钟头，在连长怒气冲天时敲开了那间屋子，找到了这对男女。卫生员罪过大了：谈恋爱，不上班，耽误病人。以后积极分子们怕死了破天。后来上面组织了工作组要整破天。愣是三个月调查，抓不到把柄，破天的人缘好的厉害。抓到一点把柄，他就是反革命。他的事我做不来，我没那么大能力。我庆幸自己在青春时代能交上这样的挚友，他是852农场八千知青中的神话人物。似我这等侏儒，唯一的长项在于思想。我私下对几个朋友提出了自己的理论，我们就不应该卖力气劳动。就像一个家似的，爷爷整天摔盆摔碗（指搞运动），却要孙子拼命劳动，累死累活，凭什么？破天组织了几个不同意我的理论但也是有思想的哥们儿争论了一次，我大获全胜。我还说，现在喊得震天价响的革命，根本就不是革命。革命是不满现状，主张变革，现在到处叫喊“形势一片大好”，那还革什么命啊，荒诞，说不通。看得出来吧，他是劳工领袖，我是劳工里的思想家。我以最敏感的年龄，遭遇最黑暗的时期，就这样开始了社会学式的思考简单地说，我就是这样过来的，八年半将近九年，一直在社会的底层。社会的情况当然是糟糕透顶，我们自身的情况也非常坏。很长时间前途渺茫，回不了城，完全不知道未来是什么。整个的精神生活就是牢骚，越来越精致的牢骚。我们开始分析社会，我是讨论最热烈、分析问题最深入的人。如果说做社会学，那时候就是启蒙的时期。我以自己最敏感的年龄，遭遇了中国几千年最黑暗的时期之一。我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少年，那八年就是在精致的牢骚和思考中度过的。这决定了我的兴趣就在解释社会、分析社会、认识社会、谈社会。

<<山河判断笔尖头>>

<<山河判断笔尖头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